

全新修订  
足本典藏

# 鹤唳华亭

雪满梁园  
XUEMAN  
LIANGYUAN  
著

下

遇上你，

并非我之所愿。

既已遇上，

就请你点一盏灯来，

为我照亮

这丛锦绣地狱。



# 鹤唳华亭

雪满梁园  
XUEMAN  
LIANGYUAN  
著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鹤唳华亭 / 雪满梁园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500-1020-8

I. ①鹤…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8468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mailto:bhz@bhzw.com)

书 名 鹤唳华亭  
作 者 雪满梁园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赵 霞 游灵通  
特约策划 朱 殊  
特约编辑 朱 殊  
封面设计 郑力琿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620mm × 960mm  
印 张 34.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ISBN 978-7-5500-1020-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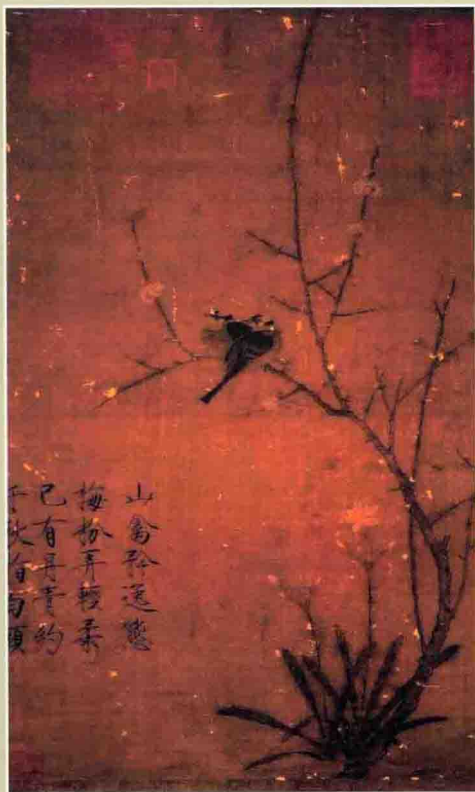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 05-2014-18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宋] 赵佶 《秣芳帖》局部



▲ [宋] 赵佶 《腊梅山禽图》

题诗为第四十一章“丹青之信”章节名出处

▶ [宋] 赵佶 《欲借风霜二诗帖》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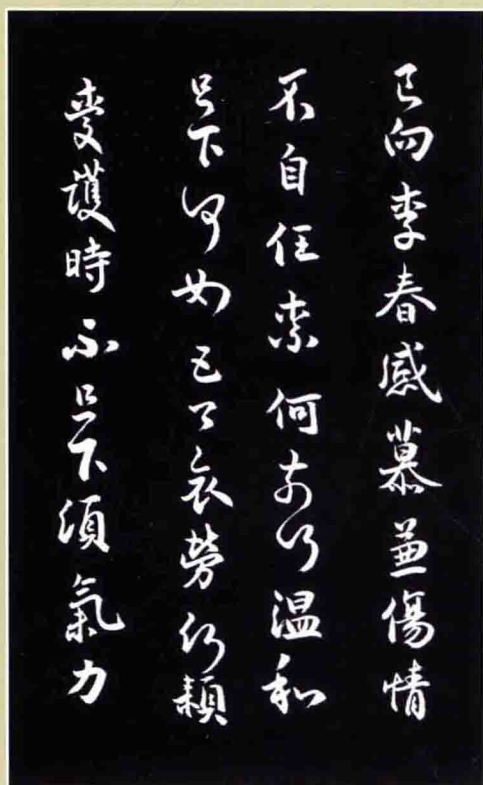


▲ 玉带 上册第十页提及



▲ [宋]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 曜变天目茶碗  
上册第四十一页提及



▲ [晋] 庾翼《已向季春帖》局部  
上册第五十二页提及

# 目录

第三十九章 一树江头 〇〇一

第四十章 风雨鸡鸣 〇〇九

第四十一章 丹青之信 〇一五

第四十二章 万寿无疆 〇二〇

第四十三章 雪满梁园 〇二七

第四十四章 玉燕投怀 〇三二

第四十五章 急景凋年 〇三九

第四十六章 三边曙色 〇四六

第四十七章 襄公之仁 〇五二

第四十八章 终朝采绿 〇五七





第四十九章 树犹如此 〇六三

第五十章 谢堂燕子 〇七〇

第五十一章 夜雨对床 〇七四

第五十二章 蓼蓼者莪 〇八〇

第五十三章 亢龙有悔 〇八五

第五十四章 荆王无梦 〇九一

第五十五章 竹报平安 〇九五

第五十六章 岂曰无衣 一〇一

第五十七章 言照相思 一〇七

第五十八章 青冥风霜 一一三

第五十九章 西窗夜话 一二八

第六十章 茶墨俱香 一二四

第六十一章 纱笼中人 一三二

第六十二章 盛筵难再 一三八

第六十三章 铜山西崩 一四四

第六十四章 室迹人远 一五二

第六十五章 林无静树 一五七

第六十六章 婢学夫人 一六四

第六十七章 卑势卑身 一七二

第六十八章 觉有八征 一七九

第六十九章 拂帘坠茵 一八七

第七十章 金谷送客 一九五



---

第七十一章	青眼白云	二〇三
第七十二章	梦断蓝桥	二〇八
第七十三章	临江折轴	二一五
第七十四章	樵车相望	二二一
第七十五章	护摩智火	二二九
第七十六章	孰若别时	二三七
第七十七章	澧浦遗佩	二四三
第七十八章	鹤唳华亭	二四七
附录一	年表	二五一
附录二	章节名出处	二五四

---

# 一树江头

## 第三十九章

当赵王定楷来到晏安宫宫门前时，皇帝午睡犹未起身。陈谨得报，连忙迎出殿去，赶着叫了一声：“五殿下。”定楷抬头看他，却似刚刚哭过的模样，眼圈下的桃花红潮直晕到了两颧上，身上却服紫腰金，衣冠济楚，愈发叫人估摸不清前事。听见陈谨叫他，勉强点了点头，低声问道：“陈翁，陛下尚未起身吗？”陈谨笑道：“是。五殿下觐见，可先到侧殿等候，这外头的风冰冷。”定楷道了声谢，却并无遵从之意。陈谨苦劝无果，只得陪他在风中站立了片刻，滃得一身筛糠一般哆嗦，他体态虽然有些肥胖，其实并不耐寒，偷看了定楷一眼，见他只顾呆呆站立，终于忍不住长吁短叹道：“只留着几个小孩子在里头，又是平素偷惯了懒的，只怕陛下起身时叫不到人。”定楷一惊，忙拱手道：“这便是孤的疏忽了，陈翁理应祇应至尊，孤何劳下顾，陈翁勿怪，快请速回。”陈谨见他冠下两耳冻得发白，若撇下他自己先跑了，脸上未免也有些讪讪，以为弥补，便附在他耳边问道：“臣本不该僭越，只是还是想先问一声五殿下，这个时辰来给陛下请安，可是还有旁的事情？”定楷尴尬一笑，低头答道：“臣只是来请安。”陈谨压低声音道：“这时节五殿下言语还是留些心。早膳时娘娘也来过，前一刻还和陛下有说有笑，只略提了提广川郡的事情，陛下便雷霆震怒，还砸了一只茶盏，溅了娘娘半裙子的热茶。”定楷微愣了愣，问道：“是吗？”陈谨点头道：“五殿下休怪臣口聒。”定楷微笑道：“孤并非不识好歹贤愚之人，谢过陈翁呵护提点。”陈谨自觉仁至义尽，心无

挂念，眯着眼睛干笑了两声，一步一点头躲闪进了殿里。

皇帝因为夜来多梦，未得安眠，这一觉便直睡到了近申时。陈谨服侍他穿戴好，为他捧过水来，这才小心报道：“赵王前来给陛下请安，已在殿外候了个把时辰了。”皇帝头脑尚未全然清楚，皱眉问道：“这个时候，他有何事？”陈谨回道：“臣不知，只是看小王爷在殿外冻得可怜，也不肯走。”皇帝瞥了他一眼，终究开口道：“叫他进来罢。——这些不识轻重的东西！”

定楷被带到皇帝榻前，嘴唇都已经冻得青紫。战战兢兢俯身下拜，皇帝也并不叫起，居高冷眼看他，半晌才问道：“你这时候过来做什么？去见过你母亲没有？”定楷两排银牙兀自打了半天架，才口齿不清地回答道：“臣来向陛下请安，并不敢先去见母亲。”皇帝冷笑一声道：“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看来教你吹吹冷风也未必不是好事。”他这话说得刻薄，定楷也不敢回答。皇帝见他虽已入殿半日，两个肩头仍在微微抖个不住，终是心里叹了口气，稍稍放缓了声气问道：“你究竟有什么事情？既已来了，不妨直言。”

定楷略略抬头，直憋得一张脸通红，半日才嗫嚅道：“臣欺君死罪，臣此来，是求陛下为臣指婚。”皇帝万没想到他没头没脑地先冒出这样一句话来，转头去看陈谨，见他也是一脸不可思议，才又接着问道：“你可是自己先相中了谁家的姑娘？”定楷摇头不语，皇帝心中没由来地便是一阵烦躁，站起身来踱了两步，喝道：“你站起来，明白回话。”定楷依言起身，伸手欲去搀扶皇帝，皇帝这才看见他双目红肿，似是连眼睛也难睁开，略一思索，冷冷问道：“你今日下学后去见了谁？”定楷不顾陈谨在一旁杀鸡抹脖子地递眼色，哑着嗓子答道：“臣去了哥哥府上，看了看哥哥二嫂。哥哥临行前想再见母亲一面，臣……想替他向陛下讨个情。”皇帝冷眼看他半晌，方咬牙斥道：“大胆！朕先前同你们说过什么话？你就敢忤旨去私见罪人？！”定楷再度跪倒，也不分辩，只顾顿首哭泣。陈谨偷眼看见皇帝面色已极难看，忙在一旁催促道：“五殿下，陛下等着殿下……”见皇帝一眼横过来，连忙硬生生地将半截话头咽了下去。定楷却只是自顾自哭泣了半日才答道：“臣知罪。”

皇帝渐渐冷静了下来，任他在一旁抽泣个不住，一面喝茶一面指着定楷向陈谨笑道：“前番才替太子求了情面，此刻又轮到了他哥哥，大冷的天气犹不忘着来

给老父问声安好。朕何其昏聩，从前竟未察觉朝中还藏着这般孝悌双全、有情有义的人物。”陈谨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只得咧着嘴随着皇帝哈哈了两声。定楷却依旧不作言语，不过伏地啜泣而已。皇帝亦不理睬他，直至一盏茶尽，才站起身，询问陈谨道：“臣欺君，子逆父，罪当如何？陈常侍，你代朕问问他。”定楷不待陈谨开口，叩首道：“臣死罪。”陈谨见皇帝再度沉默，为父子间尴尬僵局逼迫，叹了口气温言问道：“小王爷心里都清楚，又怎生还要背着陛下行这等糊涂事情？”又转向皇帝道，“陛下，五殿下年纪小，耳根又软，想必是听了旁人的……”话尚未说完，便被定楷打断道：“臣是光明正大去的，头脑并不糊涂。”皇帝怒极，反倒哈地笑了一声，道：“陈常侍，他可不领你情呢。”定楷抬起了头来，直面皇帝道：“臣不过是前去看望兄长。兄长此去山高水长，诟相见期，臣奉君父严旨，已不敢亲执鞭辔，送至春明金谷之外。只想面祝哥哥羁旅坦荡，途无霜雪。儿只愿稍尽兄弟本分而已，还望爹爹明察。”皇帝仍是半合着眼睛不说话，陈谨只得硬着头皮接着替他念叨道：“容臣说句不知上下托大的话，小王爷究竟年纪还是小，圣上方才还说王爷做事情分不出个轻重来。王爷说的虽然是人情，可是广川郡究竟是罪人，王爷怎么说还是要把朝纲法纪摆在最上头，王爷说臣说的有没有点道理？”定楷愣了半晌，方低声答道：“广川郡有罪，可也还是我的亲哥哥。”

陈谨张口结舌，再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去看皇帝，见他双目帘垂，一时也揣测不到他是不是怒到了极处，正在忖度着该怎么处置赵王。心里盘算着齐王一去，想东山再起无异于痴人说梦；赵王又这般年幼无知，人人忙不迭撇清，他却偏撵着是非乱跑；太子的心思是不用说的，必是活刚了自己也不解恨。一旦思想起今后，但觉如雷贯顶、五内俱焦，又担心皇帝被赵王气得背过了气去，连眼下都难保全，忙伸手欲为他揉擦背心，却忽闻皇帝开口问道：“你去见广川郡，可是他跟你说了什么？”语气虽然淡漠，怒意却似已消遁。定楷哭得满脸泪痕纵横，此刻匆匆用袖子抹了一把脸，答道：“哥哥说想再见孃孃一面。”皇帝又问：“还是东宫和你说过些什么？”定楷一愣道：“臣这两日并未得见殿下玉容。”皇帝狐疑地点了点头，打量了他半日，终于坐下道：“朕知道了。你年纪尚小，婚姻之事虑之犹早，暂且不必提起。朕看你为人轻浮，终究还是修养不足。这次的事情，若不重处，想也拗不过你的性子来。”转头对陈谨道：“你去传旨，罚赵王半年薪俸。叫他安生

待在自己府内，好好闭门思过，没有朕的旨意，不许再出府入宫。”说罢也不待二人领旨，便拂袖而去。

陈谨在一旁看得眼花缭乱，早转动了数十个心思。此刻忙上前搀扶起定楷，送他直出殿门，见他从袖中掏摸手巾，似欲拭泪。许是一个没有拿稳，白罗手巾和袖内几张纸模样的东西已被风卷出去老远，几个小内侍忙四下张罗着捡拾。陈谨连忙将自己的巾帕取出，双手奉与定楷道：“臣这件虽然粗鄙，倒还算干净，殿下若不嫌弃，或可暂充一时之用。”定楷接过来胡乱揩了揩眼泪，将巾帕收入袖中，点头道：“想来陛下这次是安心生了我的气，陈翁是陛下身边的老人，还望见机多多替我转圜。照着陛下的意思，若一时不能婚礼，离之藩之日亦尚早，寄居京中，如篱下做客，梁苑虽好，终非可久留之地。此间也请陈翁费心照拂，小王感激不尽。”陈谨笑道：“五殿下言重，臣蒙殿下错爱，安敢不赴汤蹈火，竭尽精诚？”

待几个小内侍都返回，四下里张望，见赵王早已经去远，询问仍站立墀上的陈谨道：“大人，五殿下这帕子和钱引怎么办？要不要臣等追上去奉还？”陈谨将手巾抽了出来，絮进袖内，笑道：“钱引是五殿下赏你们的，都收好了罢。”

按照陈谨的说法，皇帝此日因为定棠之事已经两次作怒，到了晚间却又唤来了王慎，让他传旨，宣召广川郡王萧定棠明日申时入宫，许他与皇后作别。王慎自然又差人报给了定权，定权手捏着金柄小刀，正亲自在剥一枚梨，默默地听他说完，也不言语，漫不经心地将手中已经去皮的梨东削一片，西削一片，在一只漆盒中拼出了一整朵花的模样，左右端详，笑道：“不好看——回去告诉王翁，就说陛下心意，本宫感激不尽。”

待来者离殿，定权将盛着梨片的盒子随手递给了身后一宫人，笑道：“赏你罢。”自秋梨收获，储入冰室，此时已近隆冬，方才取出，身价已经高了百倍，这还是小事。要紧的是太子对下人素来寡恩，此宫人再想不到有这般际遇，欢喜得满面通红，谢恩道：“妾将它带回去分与众人，共沾殿下恩泽。”定权又从食盒中拣起了一枚梨，左右一端详，似笑非笑道：“本宫劝你，还是一个人悄悄吃了算了。这东西，君臣共食，离心交恶；骨肉共食，忍爱绝慈；夫妇共食，破镜断发；友朋共食，割袍裂席。你便这么不爱惜身上的衣裙，定要把它割裂吗？”宫人一惊，悄

悄向太子看去，只见他正熟稔地转动着金刀，那愈拖愈长的梨皮，如一条淡青色泽的蛇，蜿蜒蠕动着于他白皙的手腕上，忽然间只觉得自己双手捧住的，并非恩赏，却是件不祥之物。

齐王在次日申时二刻携王妃入宫，向晏安宫门方向行三拜九叩大礼之后，径至中宫。中秋宴会后，母子二人便未再相见，此刻会面，又已成这般情势。齐王于殿门远远望见皇后，已双膝跪落，只喊了一句“娘娘”，皇后两行眼泪已经长垂直落。

定棠一面垂泪，一面向殿内膝行，王妃亦跟随在他身旁嘤嘤哀泣。皇后疾步趋前，一把搂住定棠头颅，压入自己怀中，半晌才又伸手摸了摸他肩上衣衫，问道：“我儿是骑马来还是坐轿来？怎么穿得这么少？不怕冻坏身子？”定棠心痛如斧锯刀割一般，呜咽半晌，方强行抬头，伸出手为皇后反复拭泪道：“儿不孝之罪已弥天，母亲不可再为不肖子伤悲堕泪。母亲如此，徒增儿身罪孽。”皇后闻言，眼泪越发如涌泉一般，定棠亦不肯住手，直抹得两袖皆湿透了，方悲泣道：“母亲执意如此，儿身永堕阿鼻地狱，不得超脱矣。”

皇后亦清楚，这般对离人大放悲声，又恐增添定棠心中伤悲，思及于此，中心如焚，终于硬生生将眼泪压了回去，勉强笑道：“我儿也不哭，随我内殿说话去。”定棠点了点头，二人方欲起身，忽闻殿监仓皇近前报道：“太子殿下驾到，来给娘娘请安。”

皇后面色瞬间雪白，惊恐地望了殿门一眼，问道：“他来有何事？便说本宫身体不适，还在歇息，先请他回去罢。”话音犹未落，已闻太子笑声渐近，道：“娘娘，臣宫中新得了些果品，不敢专擅，特来先献与娘娘。”伴随笑语，金冠绯袍的身影已经旁若无人地翩然入殿。

定权向前走了两步，方讶异道：“不想哥哥二嫂也在，这就更好了。哥哥即将远行，你我家人欲如此相聚不知要待何日。本宫这里借花献佛，也算是替哥哥饯行了罢。”一面回头吩咐道，“将东西送到暖阁里去。”一面笑让道：“哥哥请。”定棠面上泪痕犹未干，虽明知他故意，此时此身却只能衔恨吞声，让过他们先行，自己偏转头去悄悄又挥袖拭了一把眼角。

几人人殿坐定，定权亲自揭开食盒，梨汁的清香已四散开来，其间一只德清窑黑瓷碗中，便是一盏晶莹剔透的银耳炖乳梨。做法似乎不同于常，是将一枚整梨雕刻成花形，中央托着银耳，一道蒸熟。看去便如寒梅积雪、白莲堆露一般，甚是美观。定权笑道：“臣听说近来暖阁里头炭火燥旺，孃孃胸内有些积火，总是咳嗽，恰好昨日有人给我宫中送秋梨，我想这东西正好清热润肺，又怕生食太过寒凉，反为不美，便叫人蒸熟了才送来。孃孃与哥哥且尝尝，虽是寻常事物，却是我一刀刀剥刻出来的，也费了些水磨工夫。”他平素鲜少这般聒噪，皇后望着他巧笑眉目，一时只觉头晕目眩，半晌才勉强回答道：“本宫本无事，倒劳太子挂心了。”

定权得了这句赞颂，兴致愈高，口灿莲花不断东拉西扯，说几段臣下逸事、京内趣闻，又转而询问定棠行李可曾收拾妥当，齐地王府是否修葺完善。如此姗姗不肯离去，终是耗到了宫门下钥之时。皇后情知定棠此去，便与永绝无异，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亦顾不得太子在场，亲去捧出了一件为定棠赶制的夹袍，定要他除去身上衣衫，试穿新衣，又拉着王妃双手嘱咐道：“他不在我眼下的时节，还望新妇好生看顾他，饥添食，寒添衣，就当他是个恁事不懂的顽童，新妇便替我来做这个娘罢。”母子夫妇，当着太子面，相对亦不敢流泪，皇后上上下下在定棠身上捋来抹去，替他拭去衣痕。定棠因太子在旁，微有犹豫，手足皆不安地动了动，却终究什么都没有说。这衣裳在灯下做得着急，未免有没剪干净的线头于袖口处绽了出来，皇后只觉得在儿子身上，这微不足道的破绽却无比碍眼，终于忍不住凑上脸去，用牙将那线头咬断。忽悟直到此刻，游子衣裳才算是真正制成，自己与娇儿的最后一缕牵绊也已然斩断，眼前微微一黑，只觉得阖宫的烛火都暗了一瞬。

定权坐在一旁冷眼观看，那已经食残的梨羹犹自散发着清淡香气，一如萦绕在这殿阁内的离情别意。只是于他而言，离愁并非眼前这金觞玉钗围绕出的脉脉温情，它早已被自己具化成了一种冰冷的触觉。他清晰地记得，妹妹的脸颊、母亲的双手、妻子的笑颜是怎样在一夜之间便变得比冰霜还要寒冷，这种温度的消减意味着什么，他是在多么幼小的年纪便已大彻大悟。桌上这佳果，开花时如冰，散落时似雪，结果天性寒凉，入口如嚼严霜。这冷透心扉的滋味，这永不可付诸言语的伤痛和绝望，只由他一个人吞咽，这不公平。

阁外频频来人催请，道郡王再不动身，便赶不及下钥，今晚只能滞留宫内。如

是三四次，定棠终是跪下向皇后叩首作别。皇后携他出殿，却牵着他的衣袖不忍释手。定棠直咬得自己满舌鲜血，方能开口言语，道：“母亲，儿去了。儿在异乡，日夜遥祝母亲平安喜乐，永无疾恙。”说罢起身，转身便走。

皇后站立丹墀之上，呆呆看着定棠渐行渐远，终于忍不住向宫门外夜色伸出手去，悲泣道：“棠儿，你回来，娘再多看你一眼……”话音未落，身子已经一晃，如同眩晕。尚未等宫人近前，定权已踏步上前扶住了皇后臂膊，柔声劝慰道：“孀孀，哥哥已经去了，我们回去罢。”

皇后如同梦醒，猛然回头。定权这才瞧得真切，她已经满面泪痕。在宫灯照耀下，自己继母两眼之内熠熠生辉，那慈母惜别娇儿的伤痛泪光，似同一柄双面都磨得飞快的白刃，透血肉如透尘泥，在她转头的一瞬便洞穿了自己的胸膛。定权闭上了眼睛，终于感觉到一阵疼痛至极的快意。

定权扶皇后入殿，又好言劝解半日，再辞出时，已见王慎站立廊下，冷面望他。定权微微一笑，不加理睬，径自下阶前行。王慎终于忍耐不住，在他身后开口问道：“殿下，你必要如此方称心如意吗？！”定权点头笑道：“是，若非如此，我便活不下去。”

王慎见左右无人，一把扯住了他的手，问道：“殿下昨夜，是怎么和老臣说的？”定权沉默了片刻，道：“陛下的意思我明白，他开恩让广川郡见中宫，又担心我心中不快，所以才差阿公传旨。”王慎怒道：“陛下一番苦心，倘若得知此事，又当作何感想？”定权笑道：“陛下自然会觉得这是禽兽行径，大约将来我便是做出弑父弑君的举动，也不足为奇。”王慎被他气得浑身发抖，兀自强忍半日，方压低声音问道：“那殿下这又是何苦？”

定权转眼望着天边，许久才回头问道：“阿公，你先同我说，先皇后崩逝，究竟是何故？”王慎四顾无人，又拖着他朝外走出了两步，方道：“臣与殿下说过多次，娘娘是病逝。殿下当时就算年纪小，娘娘的病，缠绵了那么多年，总还是记得的罢？”定权摇头道：“我只记得母亲是端五那日列仙，不是端七。”王慎只恨不得一掌劈下，也顾不得尊卑上下，厉声断喝道：“噤声！”

定权却不以为忤，摇头笑道：“我记得，我全都记得。母亲说她罹患的是癆



瘵，会过人，总是不许我去看她。我站在外头，每次都觉得母亲比以前瘦些。我从未见陛下涉足过中宫，有一次母亲醒来，四周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远远地坐在帐子外头，就招手叫我过去，温和地问我：‘哥儿，你爹爹在做什么？你今天去看过他了吗？’我说：‘爹爹方才来过，看见孃孃正睡着，叫我不要吵醒孃孃，他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母亲又问：‘你的功课做完了吗？’我说：‘全都完成了，就在外头的桌上写的。爹爹看到，还说写得好。孃孃要看吗？’母亲摇头说：‘不用看了，你爹爹说好，必然是好。’她朝着我微微一笑，我也向她笑，她笑起来美如天仙。可是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母亲心里头知道我是在哄她。”

他突然说起这些前尘旧事，王慎也觉伤感，摇摇头道：“殿下还想这些做什么？都已是过去的事情了。”

定权笑道：“他母子分别，尚可纵情一哭。我母子对面，只能强颜欢笑。他母子皆无病恙，天地何小，各自珍重，终可抱再见之念。黄泉深，碧落遥，死生何巨，我要到何处寻那些人去？他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王慎仍是不住摇头，冷冷道：“殿下，臣只跟你说一句话。广川郡来见中宫，是赵王求下的情，即便是没有广川郡和赵王，陛下膝下还有两位皇子。”

定权望他半日，苦笑道：“我不如去对牛弹琴还好，何苦与你说这些？”